

主编 徐生

四库全书

远方出版社

文 白 对 照

四 库 全 书

第三十三卷

主 编 徐 生

远方出版社

陈庆之传

——《南史》卷六十一

【原文】

陈庆之字子云，义兴国山人也。幼随从梁武帝。帝性好棋，每从夜至旦不辍，等辈皆寐，唯庆之不寝，闻呼即至，甚见亲赏。从平建邺，稍为主书，散财聚士，恒思立效。除奉朝请。

普通中，魏徐州刺史元法僧于彭城求人内附，以庆之为武威将军，与胡龙牙、成景侑率诸军应接。还除宣猛将军、文德主帅，仍率军送豫章王综入镇徐州。魏遣安丰王元延明、临淮王元彧率众十万来拒。延明先遣其别将丘大千观兵近境，庆之击破之。后豫章王弃军奔魏，庆之乃斩关夜退，军士获全。

普通七年，安西将军元树出征寿春，除庆之假节、总知军事。魏徐州刺史李宪遣其子长钩别筑两城相距，庆之攻拔之，宪力屈遂降，庆之入据其城。转东宫直閤。

大通元年，领军曹仲宗伐涡阳，魏遣常山王元昭等来援，前军至颍洄，去涡阳四十里。韦放曰：“贼锋必是轻锐，战捷不足为功；如不利，沮我军势，不如勿击。”庆之曰：“魏人远来，皆已疲倦，须挫其气，必无不败之理。”于是与麾下五百骑奔击，破其前军，魏人震恐。庆之还共诸将连营西进，据涡阳城，与魏相持，自春至冬，各数十百战。师老气衰，魏之援兵复欲筑垒于军后。仲宗等恐腹背受敌，谋退。庆之杖节

军门，曰：“须虏围合，然后与战；若欲班师，庆之别有密敕。”仲宗壮其计，乃从之。魏人犄角作十三城，庆之陷其四垒。九城兵甲犹盛，乃陈其俘馘，鼓噪攻之，遂奔溃，斩获略尽，涡水咽流。诏以涡阳之地置西徐州。众军乘胜前顿城父。武帝嘉焉，手诏慰勉之。

大通初，魏北海王元颢来降，武帝以庆之为假节、鹰勇将军，送颢还北。颢于涣水即魏帝号，授庆之前军大都督。自铎县进，遂至睢阳。魏将丘大千有众七万，分筑九垒以拒。庆之自旦至申，攻陷其三，大千乃降。

时魏济阴王元晖业率羽林庶子二万人来救梁、宋，进屯考城。庆之攻陷其城，禽晖业，仍趣大梁。颢进庆之徐州刺史、武都郡王，仍率众而西。

魏左仆射杨昱等率御仗羽林宗子庶子众七万据荥阳拒颢，兵强城固，魏将元天穆大军复将至，先遣其骠骑将军尔朱兆、骑将鲁安等援杨昱，又遣右仆射尔朱世隆、西荊州刺史王黑据虎牢。时荥阳未拔，士众皆恐。庆之乃解鞍秣马，宣喻众曰：“我等才有七千，贼众四十余万。今日之事，义不图存，须平其城垒。”一鼓悉使登城，壮士东阳宋景休、义兴鱼天恩逾堞而入，遂克之。俄而魏阵外合，庆之率精兵三千大破之。鲁安于阵乞降，天穆、兆单骑获免。进赴虎牢，尔朱世隆弃城走。魏孝庄出居河北。其临淮王彧、安丰王延明率百僚备法驾迎颢入洛阳宫，御前殿，改元大赦。颢以庆之为车骑大将军。

魏上党王元天穆又攻拔大梁，分遣王老生、费穆据虎牢，刁宣、刁双入梁、宋，庆之随方掩袭，并降，天穆与十余骑北度河。庆之麾下悉著白袍，所向披靡。先是洛中谣曰：“名军大将莫自牢，千兵万军避白袍。”自发铎县至洛阳，十四旬平三十二城，四十七战，所向无前。

初，魏庄帝单骑度河，宫卫嫔侍无改于常。颢既得志，荒于酒色，不复视事，与安丰、临淮计将背梁，以时事未安，且资庆之力用。庆之心知之，乃说颢曰：“今远来至此，未伏尚多，宜启天子，更请精兵；并勒诸州有南人没此者，悉须部送。”颢欲从之，元延明说颢曰：“庆之兵不出数千，已自难制，今更增其众，宁肯为用？魏之宗社，于斯而灭。”颢由是疑庆之，乃密启武帝停军。洛下南人不一万，魏人十倍。军副马佛念言于庆之曰：“勋高不赏，震主身危，二事既有，将军岂得无虑？

今将军威震中原，声动河塞，屠颍据洛，则千载一时。”庆之不从。颍前以庆之为徐州刺史，因求之镇，颍心惮之，遂不遣。

魏将尔朱荣、尔朱世隆、元天穆、尔朱兆等众号百万，挟魏帝来攻颍。颍据洛阳六十五日，凡所得城一时归魏，庆之度河守北中郎城。三日十一战，伤杀甚众。荣将退还，时有善天文人刘灵助谓荣曰：“不出十日，河南大定。”荣乃为棧济自碛石，与颍战于河桥。颍大败，走至临颍被禽，洛阳复入魏。庆之马步数千结阵东反，荣自来追，军人死散。庆之乃落须发为沙门，间行至豫州，州人程道雍等潜送出汝阴。至都，仍以功除右卫将军，封永兴侯。

出为北兖州刺史、都督缘淮诸军事。会有袄贼沙门僧强自称为帝，土豪蔡伯宠起兵应之，攻陷北徐州。诏庆之讨焉。庆之斩伯宠、僧强，传其首。

中大通二年，除南北司二州刺史，加都督。庆之至镇，遂围县瓠，破魏颍州刺史娄起、扬州刺史是云宝于溱水。又破行台孙腾、豫州刺史尧雄、梁州刺史司马恭于楚城。罢义阳镇兵，停水陆转运，江湘诸州并得休息。开田六千顷，二年之后，仓廩充实。又表省南司州，复安陆郡，置上明郡。

大同二年，魏遣将侯景攻下楚州，执刺史桓和。景仍进军淮上，庆之破之。时大寒雪，景弃輜重走。是岁豫州饥，庆之开仓振给，多所全济。州人李升等八百人表求树碑颂德，诏许焉。五年卒，谥曰武。

庆之性祗慎，每奉诏敕，必洗沐拜受。俭素不衣纨绮，不好丝竹。射不穿札，马非所便，而善抚军士，能得其死力。长子昭嗣。

梁世寒门达者唯庆之与俞药，药初为武帝左右，帝谓曰：“俞氏无先贤，世人云‘俞钱’，非君子所宜，改姓喻。”药曰：“当令姓自于臣。”历位云旗将军，安州刺史。

【译文】

陈庆之，字子云，义兴国山人，年少时曾随从梁武帝。梁武帝喜爱下棋，经常从晚上到明日清晨还不停止，随从都睡觉了，只有陈庆之不睡，一听到呼声就立即来到眼前，因而常受梁武帝赞赏。随梁武帝平定建邺，升为主书，他用尽家财，结识了一批有识之士，常想建功立

业,被任命为奉朝请。

梁武帝普通年间,北魏徐州刺史元法僧在彭城请求投靠梁朝,梁武帝任命陈庆之为武威将军,与胡龙牙、成景偁率领各路军队去接应。回来后,被任命为宣猛军、文德主帅,又率领军队护送豫章王萧综去镇守徐州。北魏派遣安丰王元延明、临淮王元彧领十万大军前来抗击,元延明又派遣他的别将丘大千在边境附近观察军情,被陈庆之击败而逃。后来豫章王萧综抛弃自己军队去投降北魏,陈庆之于是斩杀关守连夜退兵,由此得以保全了军队。

梁武帝普通七年,朝廷派安西将军元树出征寿春,任命陈庆之为假节、总知军事。北魏豫州刺史李宪派遣他的儿子李长钧立即修筑两城来抗拒,都被陈庆之攻克,李宪不得已而投降,陈庆之于是进驻了寿春城,转任为东宫直阁。

梁武帝大通元年,陈庆之随从领军曹仲宗攻伐涡阳,北魏派遣常山王元昭来支援,前军到达驼涧,距涡阳四十里。陈庆之率兵迎战,韦放说:“敌军的前锋必然是轻装精锐部队,战胜不算有功,如若失败,则大伤士气,不如勿出。”陈庆之说:“北魏军队远道而来,都已疲倦不堪,必须挫伤他们的锐气,没有打不败他们的道理。”于是率领五百骑兵迅速出击,打败了他们的先锋,北魏士兵大为惧怕惊恐。陈庆之回来后与其他将领迅速向西进军,占据了涡阳城,与魏军相对峙。从春天直到冬天,经历了几十次甚至上百次的战斗,部队已十分疲劳,锐气大减,北魏的援兵企图在军队后面修筑营垒。曹仲宗等人恐腹背受敌,打算退兵。陈庆之手持符节站在军门,说:“必须等到鲜卑人包围圈合拢,然后才能与他们战斗,如果打算退兵,我陈庆之另外有皇帝的秘密手令。”曹仲宗很重视他的计策,于是就同意了。北魏军摆了多个军阵,共筑了十三城,想控制梁军,陈庆之攻破他们四个城垒。其他九城兵力非常强大,陈庆之把俘虏的耳朵割下摆在城前,然后鸣鼓呼喊发动进攻,敌人便四处溃逃。其中大部分都被斩杀和俘虏,连涡水也在呜咽。梁武帝下诏在涡阳地区设置西徐州。大军乘胜向前到达城父。梁武帝嘉奖他们,并亲写诏书慰问和勉励陈庆之。

大通初年,北魏的北海王元颢前来投降,梁武帝任命陈庆之为假节、鸢勇将军,护送元颢回北方。元颢在涣水称北魏皇帝,任命陈庆之

为前军大都督。从铨县发兵，进击淮阳。北魏大将丘大千率领七万大军分筑九个营垒前来抗拒，陈庆之率军进攻，从早上战斗到下午，攻破了三个营垒，丘大千终于投降。

当时北魏济阳王元暉率领羽林兵二万人来救援梁宋地区，屯兵在考城。陈庆之又攻陷了考城，活捉了元暉业，再向西到了大梁。元颢加封陈庆之为徐州刺史、武都郡王，于是率领大军继续向西挺进。

北魏左仆射杨昱等人又率领御仗羽林宗子庶子共七万人，占据荥阳抗拒元颢和陈庆之，魏将元天穆的大军也将到达，先派遣他的驃骑将军尔朱兆、骑将鲁安等支援杨昱，又派右仆射尔朱世隆、西荆州刺史王黑占据虎牢。当时荥阳未攻下，士兵们都很恐慌，陈庆之于是解下马鞍喂饱了战马，向大家宣告：“现在我们只有七千人马，而北魏大军有四十余万。今天的形势，只有破釜沉舟，背水一战，才能取胜。首先必须摧毁其城垒。”于是击鼓，命令士兵们登城作战，壮士东阳人宋景休、义兴人鱼天恩首先跨过城垣而进入城内，终于攻克了荥阳。不久，北魏军队在城外完成了包围，陈庆之又率三千精兵一举挫败了魏军。鲁安在阵前求降，元天穆、尔朱兆只身逃走。陈庆之进军到虎牢，尔朱世隆弃城而逃。魏孝庄帝出逃到黄河以北。临淮王元彧，安丰王元延明率领百官准备了天子乘坐的车子迎接元颢入洛阳宫，元颢在前殿召见百官，改换年号，发布大赦命令。元颢任命陈庆之为车骑大将军。

北魏上党王元天穆重新又攻下大梁，并分别派遣王老生、费穆占据虎牢；刁宣、刁双进入梁、宋地区。陈庆之各个击破，使之投降。元天穆和他手下的十余人骑马渡过黄河逃向河北。陈庆之和他的部队都穿着白色战袍，打仗时所向披靡。早先在洛阳有童谣说：“名军大将莫自牢，千兵万马避白袍。”陈庆之的军队从铨县出发到洛阳，只有一百四十天，攻克了三十二座城，经历大小四十七次战斗，可谓所向无敌。

在这以前，魏孝庄帝单渡黄河南逃，洛阳宫廷中的卫队嫔妃侍从都没有变动。元颢进入洛阳后，志满意足，沉湎于酒色之中，过着荒淫生活，不再处理国家大事，并与安丰王元延明、临淮王元彧谋议背叛梁朝，只是因为时机尚未成熟，又要借助陈庆之的兵力，而没有行动。陈庆之心里明白，对元颢说：“今天我们从远处来到这里，没有攻克的地

方还很多，应该启奏天子，再派来精兵；并勒令各州中有南方人被抓到这里来的，都必须派部队护送回去。”元颢打算同意这么做，元延明对元颢说：“庆之的兵不超过数千，已经难以控制，现在使他增加，他还怎么肯为我所用？大魏宗庙社稷，恐怕由此而灭亡。”元颢因此更加怀疑陈庆之，于是秘密启奏梁武帝停止派兵。这时洛阳南方人组成的军队不超过一万，而鲜卑族人数则多十倍。军副马佛念对陈庆之说：“功太高就不会给予奖赏，名声超过君主就自身难保。今天你两者都有，将军难道不应该有所防备吗？将军你威名震动中原，声誉传遍黄河塞上，杀死元颢占据洛阳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呀。”陈庆之没有同意。元颢早先曾任命陈庆之为徐州刺史，陈庆之因此坚决要求外出上任，元颢因为对陈庆之的不放心就没有同意。

北魏大将尔朱荣、尔朱世隆、元天穆、尔朱兆等率领大军号称百万之众，拥戴着孝庄帝来进攻元颢。元颢占据洛阳六十五日，各处所得的城都重新投归北魏，陈庆之渡过黄河守卫北中郎城。三天之中发生了十一次战斗，杀伤许多北魏军队。尔朱荣想退兵，有个善于观察天文的术士刘灵助对尔朱荣说：“不出十日，河南大定。”尔朱荣于是造木筏从硖石渡过黄河，与元颢军队在河桥派战，元颢军大败，逃到临颍，元颢被活捉，洛阳又重新落入北魏。陈庆之的数千骑兵步兵连结起来向东返回，尔朱荣亲自追击，陈庆之的军队有的战死，有的逃散。陈庆之本人则落发当了和尚，从水路潜至豫州，豫州人程道济等人又把他偷偷送出汝阴。到了都城建康，仍因有功被授予右卫将军，封爵为永兴侯。

陈庆之外任为北兖州刺史，都督缘淮诸军事。当时有个袄贼和尚僧强自称皇帝，地方上土豪蔡伯宠起兵响应他，攻下了北徐州。朝廷下诏命陈庆之讨伐他们。陈庆之斩杀了蔡伯宠、僧强，把他们的首级带到了都城。

大通二年，被任命为南北司二州刺史，加都督。陈庆之上任后，就包围了县城，在溱水打败北魏颍州刺史娄起、扬州刺史云宝。又在楚城打败行台孙腾、豫州刺史尧雄、梁州刺史司马恭。遣散义阳的镇兵，停止水陆运输，江湘地区各州都得到休养生息。开辟农田六千顷，二年以后，仓库里堆满了粮食。又上表要求撤南司州，恢复安陆郡，设置

上明郡。

大同二年，魏派大将侯景攻克楚州，俘获了刺史桓和。侯景进军到淮上，陈庆之打败了他。当时下着大雪，天寒地冻，侯景抛弃了大批军用物资逃走。这一年豫州发生饥荒，陈庆之打开粮食仓库赈救灾民，救活了不少人。豫州百姓李升等八百人上表要求为陈庆之树碑以称颂其功德，朝廷同意。大同五年，陈庆之死，谥号为“武”。

陈庆之性格沉静，言行谨慎。每次奉接诏书敕令，必定要先洗澡再拜受。生活节俭朴素，不穿绢绸衣服，也不爱听音乐。射箭不能射穿铠甲，骑马也不十分熟练，但善于安抚军士，能使他们拚死作战。长子陈昭继承爵位。

梁朝寒门出身而飞黄腾达的只有陈庆之和俞药两人。俞药最初在梁武帝左右，梁武帝对他说：“俞氏祖先无贤人，世人称之为‘俞钱’，这不是君子所应该的，可改姓为‘喻’。”俞药答：“就从臣下开始改姓吧。”他历任云旗将军，安州刺史。

贺琛传

——《南史》卷六十二

【原文】

琛字国宝，幼孤，伯父瑒授其经业，一闻便通义理。瑒异之，常曰：“此儿当以明经致贵。”瑒卒后，琛家贫，常往还诸暨贩粟以养母。虽自执舟楫，闲则习业，尤精《三礼》。年二十余，瑒之门徒稍从问道。

初，瑒于乡里聚徒教授，四方受业者三千余人。瑒天监中亡，至是复集，琛乃筑室郊郭之际，茅茨数间，年将三十，便事讲授。既世习《礼》学，究其精微，占述先儒，吐言辩洁，坐之听受，终日不疲。

湘东王幼年临郡，彭城到溉为行事，闻琛美名，命驾相造。会琛正讲，学侣满筵，既闻上佐忽来，莫不倾动。琛说经无辍，曾不降意。溉下车，欣然就席，便申问难，往复从容，义理该赡。溉叹曰：“通儒硕学，复见贺生。今且还城，寻当相屈。”琛了不酬答，神用颓然。溉言之王，请补郡功曹史。琛辞以母老，终于固执。

俄遭母忧，庐于墓所。服阙，犹未还舍，生徒复从之。琛哀毁积年，骨立而已，未堪讲授。诸生营救，稍稍习业。

普通中，太尉临川王宏临州，召补祭酒从事，琛年已四十余，始应辟命。武帝闻其有学术，召见文德殿，与语悦之，谓仆射徐勉曰：“琛殊有门业。”仍补王国侍郎，稍迁兼中书通事舍人，参礼仪事。累迁尚书左丞，诏琛撰《新谡法》，便即施用。时皇太子议大功之末，可以冠子嫁

女，琛驳议曰：令旨以“大功之末，可得冠子嫁女，不得自冠自嫁”。推以《记》文，窃犹致惑。案嫁冠之礼，本是父之所成。无父之人，乃可自冠，故记称大功小功，并以“冠子嫁子”为文，非关唯得为子，己身不得也。小功之末既得自嫁娶，而亦云“冠子娶妇”，其义益明。故先列二服，每明冠子嫁子，结于后句，方显自娶之义。既明小功自娶，即知大功自冠矣。盖是约言而见旨。若谓缘父服大功，子服小功，小功服轻，故得为子冠嫁，大功服重，故不得自嫁自冠者，则小功之末，非明父子服殊，不应复云“冠子嫁子”也。若谓小功之文，言己可娶，大功之文，不言己冠，故知身有大功，不得自行嘉礼，但得为子冠嫁。窃谓有服不行嘉礼，本为吉凶不可相干。子虽小功之末，可得行冠嫁，犹应须父得为其冠嫁。若父于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，是于吉凶礼无碍；吉凶礼无碍，岂不得自冠自嫁？若自冠自嫁于事有碍，则冠子嫁子宁独可通？今许其冠子而塞其自冠，是琛之所惑也。

又令旨推“下殇小功不可娶妇，则降服大功亦不得为子冠嫁”。伏寻此旨，若为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，则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嫁，是为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。《记》文应云降服则不可，宁得唯称下殇？今不言降服，的举下殇，实有其义。夫出嫁出后，或有再降，出后之身，于本姊妹降为大功，若是大夫服士父，又以尊降，则成小功，其于冠嫁义无以异。所以然者，出嫁则有受我，出后则有传重，并欲使薄于此而厚于彼。此服虽降，彼服则隆。昔实期亲，虽复再降，犹依小功之礼，可冠可娶。若夫期降大功，大功降为小功，止是一等，降杀有伦，服末嫁冠，故无有异。唯下殇之服特明不娶之义者，盖缘以幼弱之故。夭丧情深，既无受厚他姓，又异传重彼宗，嫌其年幼服轻，顿成杀略，故特明不娶，以示本重之恩。是以凡厥降服，冠嫁不殊，唯在下殇，乃明不娶。其义若此，则不得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冠嫁也。且《记》云“下殇小功”，言下殇则不得通于中上，语小功又不兼于大功。若实大功小功降服皆不冠嫁，上中二殇亦不冠嫁者，《记》不得直云“下殇小功则不可”。恐非文意，此又琛之所疑也。遂从琛议。加员外散骑常侍。旧尚书南坐无貂，貂自琛始也。迁御史中丞，参礼仪如先。

琛性贪嗇，多受贿赂，家产既丰，买主第为宅，为有司奏，坐免官。后为通直散骑常侍，领尚书左丞，参礼仪事。琛前后居职，凡郊庙诸仪

多所创定，每进见武帝，与语常移晷刻，故省中语曰：“上殿不下有贺雅。”琛容止闲雅，故时人呼之。迁散骑常侍，参礼仪如故。

时武帝年高，任职者缘饰奸谄，深害时政。琛启陈事条封奏，大略：其一事曰，今北边稽服，政是生聚教训之时，而天下户口减落，诚当今之急务。国家之于关外，赋税盖微，乃至年常租调，动致逋积，而人失安居，宁非牧守之过”。其二事曰，“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贪残，罕有廉白者，良由风俗侈靡使之然也。欲使人守廉隅，吏尚清白，安可得邪？今诚宜严为禁制，导之以节俭，贬黜雕饰，纠奏浮华，使众皆知变其耳目，改其好恶，则易于反掌”。其三事曰，“斗筭之人，诡竞求进，运挈瓶之智，微分外之求，以深刻为能，以绳逐为务，长弊增奸，实由于此。今诚愿责其公平之効，黜其残愚之心，则下安上谧，无徼幸之患矣”。其四事曰，“自征伐北境，帑藏空虚，今天下无事，而犹日不暇给者，良有以也。夫国弊则省其事而息其费，事省则养人，费息则财聚。若言小费不足害财，则终年不息矣，以小役不足妨人，则终年不止矣”。书奏，武帝大怒，召主书于前，口受敕责琛曰：“朕有天下四十余年，公车谗言，日闻听览。每苦倥偬，更增迷惑。卿珥貂纓组，博问洽闻，不宜同于榻茸，止取名字，言我能上事，恨朝廷不能受。卿云‘今北边稽服，政是生聚教训之时，而人失安居，牧守之过’。但大泽之中有龙有蛇，纵不尽善，不能皆恶。卿可分明显出其人。卿云‘宜导之以节俭’。又云‘至道者必以淳素为先’。此言大善。夫子言‘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，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’。朕绝房室三十余年，不与女人同屋而寝亦三十余年，于居处不过一床之地，雕饰之物不入于宫，此亦人所共知。受生不饮酒，受生不好音声，所以朝中曲宴未尝奏乐。朕三更出理事，随事多少。事或少，中前得竟，事多，至日昃方得就食。既常一食，若昼若夜，无有定时，疾苦之日，或亦再食。昔腰过于十围，今之瘦削，裁二尺余。旧带犹存，非为妄说。为谁为之？救物故也。《书》云，‘股肱惟人，良臣惟圣’。向使朕有股肱，可得中主，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。‘不令而行’，徒虚言耳。卿又云‘百司莫不奏事，诡竞求进’。今不许外人呈事，于义可否？以噎废餐，此之谓也。若断呈事，谁尸其任？专委之人，云何可得？是故古人云，‘专听生奸，独任成乱’。何者是宜，具以奏闻。”琛奉敕但谢过而已，不敢有所指斥。

太清二年，为中军宣城王长史。侯景陷城，琛被创未死，贼求得之，與至阙下，求见仆射王克、领军朱异，劝开城纳贼。克等让之，涕泣而止。贼复與送庄严寺疗之。明年，台城不守，琛逃归乡里。其年，贼寇会稽，复执琛送出都，以为金紫光禄大夫。卒。琛所撰《三礼讲疏》、《五经滯义》及诸仪注凡百余篇。子翊，位巴山太守。

【译文】

贺琛，字国宝，年少时父亲已亡，由伯父贺瑒传授经书和其他知识，每听一遍，就能明白要义。贺瑒很吃惊，常说：“这个孩子会因为通经书而显贵”。贺瑒死后，贺琛家贫，常常往返于诸暨去卖粟养母。虽然是自己操舟劳碌，闲下就学习，尤其精通《三礼》。二十多岁时，贺瑒的门徒渐渐跟随他求学问道。

早先，贺瑒在乡里收授学生，周围有三千多人得到他的教诲。天监年间，贺瑒去世后，这些门徒又都聚集起来。贺琛在郊外修建了一些校舍，都是一些茅屋。年近三十时，便从事授业。主要是礼学，探究精微，追述先儒，言辞有说服力。学生们坐着听讲，终日不倦。

湘东王年青时，彭城到溉为行事，听说贺琛美名，命他们驾车造访。时逢贺琛正在讲课，学生满座，听说他们来到，无不惊动，只有贺琛讲经如故，一点不在意。到溉下车，高兴地就坐，问一些疑难之题，贺琛从容对答，义理详尽。到溉叹息说：“等我再学一些儒学，再来与你论道，今天先回城，恰当的时候愿你能屈尊相就。”贺琛没有说话，到溉神情失望。到溉回去向湘东王说了此事，请求他让贺琛来辅佐政务。贺琛以母亲年老，坚决辞谢。

不久贺琛母亲去世，贺琛在母墓旁筑庐守孝，直到孝期已到，还不肯回家。他的门徒也与他一起守孝，这样在悲哀中过了半年。贺琛已形削骨立，根本不能讲课。门徒们倾力相救，贺琛才勉强可以讲课。

普通年间，临川王召见贺琛，让他作祭酒从事，贺琛年已四十多，才开始走上仕途。武帝听说贺琛有才学，于是召见他到文德殿，与他谈话后很高兴，对仆射徐勉说：“贺琛确有学问。”于是任命他作王国侍郎，后又迁任中书通事，参与朝廷礼事。后迁任尚书左丞相，受命拟《新谥法》……

贺琛性贪婪，大量接贿赂，家产很丰足。买皇上的地产为家宅，被有关官员参奏，获罪免官。后来又当了通直散骑常侍、尚书左丞相，参与国家礼仪方面的事。贺琛先后当上这个职位，凡是朝中和皇族的礼仪都是他创定。贺琛每次进见武帝，和他说话经常到中午时分。因此朝内有人说：“上殿不下有贺雅”贺琛举止从容闲雅，所以人们又称他为贺雅。后迁任散骑常侍，参礼仪与以前一样。……

后来武帝年高，当职的人多虚饰谄谀，对时政影响很坏。贺琛就此写了一篇奏书，逐一针对这些事情加以建议，其中一事是：今北患已除，正是休养生息加强教化的时候，但天下人口减少确实是当务之急。关外税赋日减，以至于每年常常调补，百姓不能安居，这难道不是牧守们的责任吗？第二件事是：现在天下官吏之所以都贪婪残忍，少有廉洁的，确实是风气侈靡所导致，如果要使官吏都廉洁怎么可能呢？现在确应严加禁制，倡导他们尚节俭，去虚饰，这样要使民众都知道改变观念，知好恶，那就易如反掌了。第三件事是：一些肖小之辈，竟相以诡辩之才以求进仕。用小智求份外之名。以偏深为能事，以流行为急务。长期以来，使恶习日增，现在如果能使他们公正平直，去除残愚之心，那么下静上安，再没有存侥幸之心的忧患了。第四件事是：自从征伐北方以来，国家财力空虚，现在天下太平无事而仍不能满足需要，这样的情况已很久了。国贫则应该息事端并节省开支，事少人力可以得到休养，节支财力可以得到聚积。如果说小的开支对财力没有影响，那么终年都不会节省，小的事情使人力不会受太大影响，那整年都不会终止。

奏书送上去后，武帝大怒，把负责书写文件的人叫到面前，亲自口授以指责贺琛：“我得天下四十多年，每天劳于政务，苦于奔波，日渐昏惑，你养尊处优，博闻广问，不宜再同坐一起了。你说‘今北边稽服，政是生聚教训之时，而人失安居，牧守之过。’但大泽之中，龙蛇混杂，即使不全是好的，也不全是坏的。你可以把它们区分开来。你说‘宜导之以节俭’。又说‘至道者必以淳素为先’。此话太好了。孔子说，‘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，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’我已三十多年不近女色，没有家室，居不过一床，美饰之物从不进宫，这也是人所共知的。不饮酒，不听音乐，因此朝中宴席从不奏乐。我三更便起来处理公务，不管事

多事少。有时事少午前就完了,事多时则要到第二天中午才进食。通常一顿饭,或在白天,或在夜里,没有定时。过去我腰过十围,如今瘦削,仅二尺多。过去的衣带还在,不是妄言。这些都是为谁呢?只是因为希望济世救民罢了。书上说:‘股肱惟人,良臣惟圣。’如果我有股肱相助,也可以使他们为我效力。何至于像现在做的都是七品官以下的事情。所谓‘不令而行’,只是一句空话罢了。你又说‘百司莫不奏事,诡竞求进。’今不许外人呈奏,这样做仁义吗?因噎废食就是说的这种情况。如果断绝了外界的奏闻,谁又来负责那些事呢?专门委派人,又怎么能做到呢?因此古人说:‘太注意听信一方面意见就容易产生奸佞之人,太依重于一方面的人就容易产生叛乱。’哪些是对?哪些是错?还望你指教。”贺琛从此不敢有所指斥了。……

旧唐书

后晋·刘昫等

